

歐陽詢詩文箋注

袁慧光箋注

CTS



岳麓書社

歐陽詢詩文箋注

袁慧光箋注

CS



岳麓書社

欧阳询诗文箋注
书堂山欧阳询文化园出品

顾 问： 谭小平
 孔玉成
 刘林平
 刘国龙
 喻金平
 骆志平

编委主任： 王润波
编委副主任： 梁志辉
编委委员： 周 昕
 梁铁刚

箋 注： 袁慧光
书名题写： 骆志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欧阳询诗文笺注/袁慧光笺注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4. 11

ISBN 978—7—5538—0296—1

I. ①欧... II. ①袁...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集—中国—唐代②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唐代 IV. ①I214. 22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28082 号

OU YANG XUN SHI WEN JIAN ZHU

欧阳询诗文笺注

笺 注 袁慧光

责任编辑 刘 文

责任校对 舒 舍

封面设计 罗志义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

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710×1000 1/16

印张:15.75

字数:200千字

印数:1—6000

ISBN 978—7—5538—0296—1/I·1180

定价:32.00元

承印:长沙市雅高彩印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书堂山记（代序）

王润波

湖湘天元之地，古城长沙北境，巍然而峙者，书堂山也。晋惠帝时，欧阳氏自欧余山远徙而来。至南朝，家道兴盛，筑镇南将军府于南麓，千秋楷圣欧阳询诞于其间，千载之下，遗迹蔚然。今天下大治，文道昌盛，一时宏举，鼎复圣境。吾适幸参与，百感欣集，一言均赋，拙以记之。

三秋气朗，九月鹰飞。云销雨霁后，彩彻澄明间，红枫日耀，唐风雅集。沿古镇以徜徉，闻书香之馥郁，瞻忠孝之门坊，依稀梦里回故乡。俯拾可见，墨宝灼灼，楷似悬崖峭立，行若龙蛇惊走。开元通宝，开宝文之先河，九成宫铭，奠千秋之典法，肩比二王，蜚声海内，不禁叹然。

至山脚，稻香亭临池照水，若浣纱西子，欧阳阁宏阔流丹，犹鲲鹏扶翼。拾级而上，芳草鲜美，日光下澈，影斜石落，涧水扑面，淙淙峻激。一时间，风生两腋，凉意掠胸，怆然不忍久搁。奋起而蹬，旋至洗笔亭，气犹急喘。回目四顾，豁然见麻潭葱翠，一峰独秀，轻岚玉带，绵延湘水之滨，俯若蛟龙吸水。夕阳横照，红霞万丈，炊烟缭绕，浑如瑶台宝境。

抬望眼，洗笔泉自岩穴喷涌而出，散珠落玉，宛延激湍。遥问询公当年，挥毫洗笔，累月穷年，岂非天养浩气，地孕灵泉，人酬正道乎？其必曰：天道即书道，人正则书正，报国以忠，为政以德，处世以仁，侍堂以孝，宠辱不惊，中正刚健，此大丈夫立于天

地之间也。然今繁华之盛，古之未有，道之旁落，令人唏嘘，蔡京、秦桧、汪精卫之流，书艺劣品，忠奸莫辨，高价藏之若鹜，岂不痛哉！

沉吟间，远山朦胧，暮色苍茫。良久，月出于东山之上。石上清泉，山间明月，闻声鹤起，悄怆幽邃。疾奔山顶，赫然见太子围圻，此询公高卧之处也，心内杂陈，不可名状。复行数步，凭栏而望，明月当空，山行如浅黛，湘水绕白练，心目旋即豁然。呜呼！古人曾见今时月，今月何年照古人，冯唐易老天难老，李广难封帛自封！天高地迥，盈虚有数，未若把酒盈樽，醉邀明月，此乐何极也！

是时，四野辽阔，寂寥无声，月上中天。

概 述

欧阳询（557—641），字信本，湖南长沙望城书堂山人。生于官宦之家，祖父欧阳颀系陈朝镇南将军，广州刺史；父亲欧阳纥承袭为广州刺史，进号轻车将军。陈朝光大二年，即公元568年，宫廷发生政变，皇叔陈项夺取侄儿陈伯宗的皇位称帝，史称陈高宗。欧阳纥属于先主旧臣，陈项心存疑忌，执意要排除异己，将欧阳纥逼得无路可走，不得不以匡扶太子陈伯宗而起兵反抗。最终兵败被诛。

家遭如此不幸，欧阳询时年十二岁，为民部尚书江总所收养。欧阳询痛失亲人，从此寄寓他乡，全仗江总呵护并教以书传。欧阳询颖悟绝伦，勤学博洽，潜心书翰，尚未及冠，便声名鹊起。陈后主嗣位之至德年初，召欧阳询为五经博士，隋开皇年中授为太常博士，唐武德年间拜给事中，唐贞观初，擢太子率更令、弘文馆学士，封渤海县男。

欧阳询可谓几朝元老。他曾奉唐高祖李渊之旨，主持编纂《艺文类聚》，成书一百卷。这是一部涉及广泛的类编书籍，收录自先秦两汉、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大量诗文、辞赋等作品，为后人研读这一时期的文献提供了珍贵资料。此外，欧阳询还奉命或撰或书诸多的碑铭墓志，更留下不少论著与书札。

时至今日，欧阳询谢世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，其书法造诣，被誉为“开唐楷之先河”、“八体尽能”、“尤精飞白”、“初仿王羲之，后险劲过之”，不少碑帖至今还被人奉为学书之圭臬。然而，欧阳询的诗文作品却见之不多，亦未见其个人专集传世。

本编试图辑录欧阳询的诗文成册，却倍感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”。考清代康熙年间所纂《全唐诗》仅载欧阳询诗三首，清嘉庆年间所编《全唐文》共收欧阳询文八篇，清同治年间所录《唐文拾遗》也只有六篇。如此区区不足二十篇，令人大失所望，且又感到不可思议。难道欧阳询终其一生的著述就只有这些么？这对于一个活了八十五岁而且勤于案牍的书家来说，简直叫人无法相信。应该说，这完全是由于年代久远，其著作大多数被湮没所至；加之欧阳询淡泊名利，所撰书碑记常常不署名，使后人无从稽考。

为着汇集欧阳询诗文作品，本编勉为其难，先后从浩瀚的古籍中探究，做大海捞针之尝试。查阅《集古录》、《金石录》、《宣和书谱》、《宝刻类编》等记载，发现欧阳询有一些作品早在宋代就只有篇目尚存，而原文已佚。继而又从《淳化阁帖》、《古刻丛钞》、《金薤琳琅》、《墨池编》、《六艺之一录》等几十种书刊中寻觅。虽然有所收获，但也察看到一些张冠李戴归在欧阳询名下之篇章。几经辨析，反复甄别，方才将其硕果仅存的作品缀订，按诗歌、碑铭、书启、笔录、序论归类，汇编成集，辅以浅笺，以期方家正之。

一 诗歌类

初唐是开诗歌之风的时期，贞观之元，已见端倪，唐太宗曾赋《帝京篇》十首“以明雅志”。欧阳询虽生逢其时，他所存世的诗篇却极其少。一首为《道失》，刊载于明代董其昌《戏鸿堂帖》，系行书摹印件，又被收录于《全唐诗》第一函第八册。按诗中所咏之时事，当为陈亡入隋时所作。然而该诗帖本之后落款“贞观十二年”云云。贞观十二年欧阳询已八十多岁了，要说赋这样一首诗当然也可以，不过，于时于地还是作于陈朝覆灭之际更让人相信。窃以为落款年月应为欧阳询清点旧稿时重新抄定的时间。

另一首为《嘲萧瑀射》，出自《太平广记·嘲诮第五十一》。还有一首为《嘲长孙无忌》，见于《太平广记·恢谐第五十》。此二首诗同载于《全唐诗》第十二函第八册，均为戏谑、调侃之作。属于达官贵人之间互相以诗打趣、取乐而为之，其诗的艺术价值自然有所局限。

另外，《全唐诗续补遗》卷一又收录欧阳询一首《题雷威琴》。此系四言诗：

合雅大乐，成文正音。

徽弦一泛，山水俱深。

全诗仅此四句，用平水“十二侵”韵。诗后注明：源于《西溪丛语》。

今按宋代姚宽《西溪丛语·澠邑古琴》所载：“长兄伯声云：昔至澠邑，获一古琴。中题云：‘合雅大乐……’雷威斲，欧阳询书。”

上述《西溪丛语》说的是“欧阳询书”，并没有说是欧阳询所撰，怎么就可以定为欧阳询的诗呢？再说，是否是欧阳询所书还有待论证。我们不妨先考究一番雷威的生平。雷威，宋代人，善于作琴。昔称雷威遇大风雪，便独自往峨眉山中饮酒，头戴斗笠，身着蓑衣，立于风雪中细辨树木的连绵悠扬之声，遂伐来作琴。

此说虽然将雷威渲染出传奇色彩，本编姑且不论，仅以宋代人所制之琴而究之，作为初唐时期的欧阳询又怎么可能与之题诗呢？显然，该诗属于托名伪作。另有一种论调，说雷威是唐代人，曾为唐玄宗的梨园弟子制琴。这一说同样与欧阳询不搭界，唐玄宗公元712—756年在位，这时欧阳询早已作古了。基于此，本编将《题雷威琴》排除在欧阳询诗作之外。

目前，我们暂时只能见到前面提到的诗三首，数量虽少，依然可以看出欧阳询诗歌的某些特征与趋向。

二 碑铭类

关于欧阳询的碑记铭文,《全唐文》只载《西林寺碑》、《大唐宗圣观记》、《鄱阳铭》(即《临川帖》)三篇。《唐文拾遗》又补载《大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温公墓志》、《女子苏玉华墓志铭》两篇。

据《宝刻类编》卷一所刊欧阳询作品目录中,还有《司空窦抗墓志》与《楚哀王稚詮碑》,均为欧阳询“撰并分书”。分书即“八分书”之谓。宋代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卷二十三亦云:“右唐窦抗墓志,欧阳询撰并书。”《六艺之一录》卷六十七载:“楚哀王稚詮碑,唐欧阳询撰并分书。”

上述几家都已明确指出,只是至今找不到这两篇原文。这还是属于欧阳询有篇目而缺篇章之类的作品,若是篇目与文章全佚,尚且不知凡几。

且说窦抗其人,按《旧唐书·窦抗传》载:“武德四年,因侍宴暴卒,赠司空,谥曰密。”武德四年即公元621年,窦抗其时随李世民讨平王世充,立下大功,凯旋还朝,陪唐高祖宴饮之间“暴卒”。而《宝刻类编》称立墓志为“武德五年十月”。从“四年”卒到“五年十月”才刊刻墓志,其过程之长究竟是怎么回事?是否《宝刻类编》记录有误,因为没有见到这篇文章,故不敢妄测。

再说楚哀王李稚詮的碑文,参阅《六艺之一录》所载:“王名稚詮,字集弘,高祖之子也。隋大业末,高祖起兵于太原,王在京师见杀。高祖辅政,追封楚公,谥曰哀。武德初进爵为王。”这一段文字明显是从墓碑中摘录下来的内容,过于简略,决非原文,根本无法全面了解欧阳询所撰碑文。按《新唐书·高祖诸子传》载:“楚哀王智云,初名稚詮……为阴世师所害,年十四,武德元年追王及谥。”

从这里我们只能得知李稚詮是武德元年即公元618年被追谥为

王。唐高祖诏欧阳询撰书其碑志自然也在这一年无疑，至于碑文写了多少字，没有找到原文，无法估计。

另外，关于《女子苏玉华墓志铭》，有人认为不是欧阳询的作品。近代有萧沈撰《欧阳询年谱略》称“是年又有托名欧阳询撰并书《女子苏玉华墓志铭》”云云。萧沈的理由是：苏玉华为武德二年五月九日卒于长安，欧阳询这年不在唐朝，而是在窦建德所谓夏王朝就职。并引司马光《资治通鉴·唐纪三》所载窦建德授“欧阳询为太常卿”为证。此处新、旧两《唐书》都不载欧阳询为窦建德所用。《资治通鉴》的根据何在？文中未作任何注明，也就不足为据。司马光修《通鉴》时，距窦建德覆亡已经有四百六十多年了。我们不妨站在今天追溯四百六十多年前的明朝嘉靖年间之时事，恐怕多种信息都属于子虚乌有了。更不要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原始档案资料的缺失，即使有只言片语的记载，历经“安史之乱”、“黄巢起义”、“五代十国之乱”，也早已灰飞烟灭了。《通鉴》此处一反新、旧两《唐书》所载，谓武德二年欧阳询为窦建德任太常卿，只能说是市井之谈，或者说是荒谬的标新立异。而萧沈深信不疑，以此为证，将《女子苏玉华墓志铭》论为托名伪作。果真如此的话，那么《楚哀王稚詮碑》还在武德元年就由欧阳询所撰并书又作何解答呢？难道欧阳询在“夏王朝”任职还能兼顾长安唐室政权为李稚詮写碑记么？

本编遵照清代陆心源《唐文拾遗》所录，定《女子苏玉华墓志铭》为欧阳询作品。既然武德元年欧阳询在长安为楚哀王写碑记，那么武德二年为苏玉华写墓志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？

考辨古人作品之真伪，应从多处着眼，即兼知则明，偏知则暗。更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。一篇《郭公墓志铭》，题下仅署名“率更令欧阳询书”，却未记载何人所撰。这应该不是欧阳询的文章，若是则必然写成“撰书”或“撰并书”。既然没有这么标明，只能看作系郭氏家人所提供的原文或另有其撰稿人，所以该文未

能收进本集。

还有一篇《汝南公主墓志铭》，撰书人名都缺，《宝刻类编》误入欧阳询作品篇目之中。其实，该墓志实属虞世南所撰并书。按《古刻丛钞》全文登载《汝南公主墓志铭》之后，又题跋称：“虞书世所传者，孔庙记耳，此帖遂可抗行。”这就已经指明为虞世南所作了。再说汝南公主其人，系唐太宗之女，史称早薨。唐太宗对虞世南格外赏识，称赞其有“五绝”，即《新唐书·虞世南传》所载：“一曰德行，二曰忠直，三曰博学，四曰文词，五曰书翰。”唐太宗如此看重虞世南，让他为公主撰书墓志也尽在情理之中。据此，这篇墓志不属欧阳询的作品。

综上述，经过这么逐一辨析论证，欧阳询的碑铭文章目前只见十一篇，日后若有考古新发现，寄望增补。

三 书启类

此类作品属于书札信件，共存八篇，分别见于《淳化阁帖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唐文拾遗》等书籍中。当初，欧阳询这些信札究竟是写给哪些人的呢，由于年代阻隔，已无法考究。但从信的字里行间仍可获得不少信息。不难看出，欧阳询颇重友情。

比如《数日不拜帖》称“偶制少肉松脯，味似不恶，辄送上”云云。所谓“松脯”即松软的干肉，相当于今天的腊肉。从这里兼以得知制腊味的传统到了隋唐，较之春秋时期的“肉脩”确系一脉相承；还可以看出欧阳询讲究美食，能够自制肉脯，且送一些给友人，实属淳厚情谊。

又如《比年帖》云：“比年守疾病，无事绝心气，至于书处焉。”从这里可以洞悉欧阳询当年是多么酷爱书法艺术，他在家中养病期间，也要“至于书处”。这对于一个已负盛名的书法大家来说，如此孜孜以求，永不自满，勇于探索，锲而不舍的精神，确实令人敬佩。

此外，关于欧阳询的一些书信，历代却有混淆作者的记载。例如：《薄冷帖》，《淳化阁帖》卷九归在王献之的名下，而《宣和书谱》卷八则记录在欧阳询的行书篇目中。此外，又有《懋勤殿法帖》卷十二将《薄冷帖》列为欧阳询作品。今考其墨迹笔法，与欧阳询的字迹颇为吻合，与王献之的书写风格迥然不同，当是出自欧阳询之手。

另有《益部帖》，《淳化阁帖》卷九亦将其载于王献之的作品内，有人将此帖定为欧阳询所作。今察辨其笔势，与欧阳询的笔迹不太一致，倒是与王献之的字形十分相类。再说，按《益部帖》中所书“《益部耆旧传》今送”云云，指的是晋代陈寿所撰《益部耆旧传》（此处“益部”，《晋书·陈寿传》作“益都”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作“益部”，帖文写成“益部”）。该帖实非欧阳询所书，故而以此排除。

总之，古人的书信写在纸上或绢上，难以长久保存，幸有后世人为之摹刻，让今人还能看到一些，实属不易。

四 笔录类

关于欧阳询的笔录作品，目前只见到八篇。按《宣和书谱》卷八所列篇名，还应有《周公帖》、《齐宣王帖》、《荀公帖》、《战国策帖》、《子卿帖》、《戴逵帖》等诸多篇章。只是《宣和书谱》仅录其标题而未载全文，到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些帖文了。

所谓笔录，则是从经、史、子、集这些古籍中取其奇闻异事，或摘录或缩写，使之成为读书笔记及心得。其内容涉及甚广，有警世之论，有名士嘉行，有风雅趣谈，有规鉴之录等，实为典籍中的精髓部分。

例如《梦奠帖》所载：孔子梦见被人祭奠，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结果过了七天就死了，死时七十二岁。此处“孔子梦奠”原本出自《礼记·檀弓上》。欧阳询以此感叹人生“终归冥

灭”，既而慨谈孽缘因果“形归丘墓，神还所受”。接着又规劝世人，善恶有报，“如影随行”，这便是欧阳询对于生与死的认知。

又如《张翰帖》所书张翰思鲈鱼一事，出自《晋书·张翰传》所载：“天下纷纷，祸难未已……因见秋风起，乃思吴中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”，便弃官而去。欧阳询记录张翰这种“无望于时”，视功名为羁绊，超然于物外的清纯，确为古今之美谈。

另如《由余帖》，记录着秦穆公问由余一些治国的理念，语出《史记·秦本纪》。此为精辟之论，强调的是“上含淳德御下，下怀忠信事上”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。

再如《殷纣帖》，写的是商纣王以酒池肉林“为长夜之饮”，竟然连日子都记不清了，派人去问箕子的故事。原出于《韩非子·说林》。欧阳询以贤明的大臣面对无道的君主，录箕子之言，作明哲保身之论。

这些作品，系欧阳询博览群书，心领神会而记之，并非照抄前人之作，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再现经典。一如旧籍记载“蹶”与“蛰蛰巨虚”一样。《吕氏春秋·不广》云：“北方有兽名曰蹶，鼠前而兔后。”刘向的《说苑》卷六亦云：“北方有兽，其名曰蹶，前足鼠，后足兔。”如此同录一事，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刘向抄袭了《吕氏春秋》。

还有“隋珠弹雀”一事。《庄子·让王》云：“以隋侯之珠，弹千仞之雀，世必笑之。”《吕氏春秋·贵生》亦云：“以隋侯之珠，弹千仞之雀，世必笑之。”即使这样如出一辙，也没见有人觉得是吕不韦的“枪手”们抄袭了《庄子》。

这类事例太多了，诸如：《淮南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韩诗外传》等书中，同文同述，屡见不鲜。欧阳询所作，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尽管不属于个人创作，也可以归为个人作品，且定名为“笔录”，有望认同。

五 序论类

这一类作品，见证了欧阳询精深的书法理论与渊博的学识，同时也承载着他事业的辉煌。

序即《艺文类聚序》，见于《全唐文》卷一四六，这是在唐高祖武德七年即公元624年所作。按《旧唐书·欧阳询传》载：“武德七年，诏与裴矩、陈叔达撰《艺文类聚》，一百卷，奏之。”据此，有人认为该书编者还应署上裴矩、陈叔达之名，不应当归在欧阳询一人名下。其实，《艺文类聚》就是由欧阳询主修，何以见得？这篇序言就是最好的依据。试想：时任太子詹事的裴矩，官正三品，陈叔达任黄门侍郎，也是三品官，欧阳询官给事中，只有正五品，他们二人的地位比欧阳询要高，而序言没让裴矩或陈叔达来撰写，又没有给他两人署编者之名，肯定是裴、陈很少过问或没有多少精力参与修编《艺文类聚》所致。据《新唐书·令狐德棻传》所载，武德年间高祖又下诏：“……太子詹事裴矩、吏部郎中祖孝孙、秘书丞魏徵主《齐》，秘书监窦璡、给事中欧阳询、文学姚思廉主《陈》，侍中陈叔达、太史令庾俭及德棻主《周》。”

从这里可以看出，诏修《艺文类聚》之时，唐高祖还下诏普遍开展修史。其中，令裴矩等人修《齐书》、陈叔达等人修《周书》。他两人各有自己的主修项目，又哪里顾得上《艺文类聚》呢？欧阳询还参与了修《陈书》，当《陈书》修完之后，署名是姚思廉，没有欧阳询的名分，当然他是修《艺文类聚》为主。窃以为欧阳询主编该书作序并署名，属于名至实归。

论即《用笔论》、《八诀》、《三十六法》、《论飞白》、《传授诀》等论书诸章，分别见于《书断》、《佩文斋书画谱》、《墨池编》等旧籍中。这都是欧阳询平生致力于书法的经验之谈。比如：书写时要注重“端己正容”、“虚拳直腕”、“斜正如人”、“意在笔前”云云，无一不是至理名言。对于怎样将字写好，把握好分寸，欧阳询上升到了一种书法审美追求。例如：“分间布白”、“四面停匀”、“粗细折中”、“东

映西带”等，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技法，成为传授书法的经典之论。

诚然，欧阳询这些观点之中，也不乏有继承了前人的书法理论之谈。比如：世传所谓晋代卫夫人的《笔阵图》曾经说过“（一横）如千里阵云，隐隐然其实有形；（一点）如高峰坠石，磕磕然实如崩也；（一撇）陆断犀象”云云。而欧阳询的《八诀》亦云：“（一点）如高峰之坠石”，“（一横）若千里之阵云”，“（一撇）利剑截断犀象之角牙”。二者对比，其义略同，以此譬喻笔画，十分精到。应该说是欧阳询吃透了前人的论书学说，将其视为学书的准则而共同言之。

此外一篇《论飞白》，为历代所提及，然而却不曾见到原文。按《宣和书谱》卷八称欧阳询云：“其飞白、隶、行、草入妙；大小篆、章草入能。”据此联想，欧阳询《论飞白》一定是睿智之论，可惜失传。考唐代张怀瓘《书断》卷中仅载其一段，本编权且录下，虽属残缺，也可供参考。

总而言之，纂集欧阳询的诗文作品，实非本编之可以胜任者矣！叹岁月悠邈，文献流失，资料乏载，可奈人何？

笔者曾十余次查询《四库全书》有关金石、书画之卷，却收效甚微。想欧阳询高龄八十有五，官弘文馆学士，著述一生，如今只剩区区这些作品，不禁扼腕叹息。顾盼之际，只得暂且将欧阳询幸存的诗文缀集。囿于个人的学识与水平，虽曰笺注，不足之处尤多，恳请读者指点为谢。

袁慧光于2014年5月
拟于静心楼

目 录

书堂山记（代序）	王澗波 001
概述	001

诗 歌

嘲长孙无忌	003
嘲萧瑀射	005
道失	007

碑 铭

西林寺碑	013
江夏县缘果道场砖塔下舍利记	043
女子苏玉华墓志铭	057
大唐宗圣观记	063
临川帖	088
去留帖	091
大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温公墓志	093
投老帖	126

书 启

数日不拜帖	133
车驾帖	135
比年帖	137
足下帖	138
脚气帖	139
平安帖	140

静思帖·····	142
薄冷帖·····	144

笔 录

梦奠帖·····	147
张翰帖·····	149
卜商帖·····	152
由余帖·····	154
殷紂帖·····	157
申屠嘉帖·····	159
度尚帖·····	161
庾亮帖·····	163

序 论

艺文类聚序·····	167
兰惹帖·····	173
传授诀·····	175
用笔论·····	178
八诀·····	191
三十六法·····	196
论飞白（残存文句）·····	218

附 录

欧阳询年谱序·····	223
长沙欧阳氏世系表·····	226
欧阳询年谱·····	227